

吴十洲

著

百年斋室名撷谈

绰号，往往是别人起的，反映的是别人眼中的社会形象；斋号室名，却多是自己取的，反映的是对真实自己的定位。后者正如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也是我们走近这些关键人物的捷径。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吴十洲 著

年号斋室名谈

绰号，往往是别人起的，反映的是别人眼中的社会形象，斋号室名，却多是自己取的，反映的是对真实自己的定位。后者正如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也是我们走近这些关键人物的捷径。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年斋号室名摭谈 / 吴十洲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ISBN 7-5306-4410-6

I. 百... II. 吴... III. 文化—名人—书房—简介—中国—现代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151095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房地产管理局印刷所印刷

※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8.25 插页3 字数217千字

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册 定价: 15.00元

历史与现代

筷子春秋

刘云 朱碗欧 著

龙蛇马羊

吴羊璧 著

文化生灵

——中国文化视野中的生物

萧春雷 著

我们住在皮肤里

——人类身体的人文细节

萧春雷 著

礼记图典

周春才 著

玄学兽

蒋 蓝 著

哲学兽

蒋 蓝 著

提味

朱振藩 著

美食家菜单

朱振藩 著

精品译丛

- | | | |
|------------|-------------|---|
| 英语的故事 | 罗伯特·麦克拉姆等 | 著 |
| (世界畅销书) | (澳) 欧阳昱 | 译 |
| 新的冲击 | (澳) 罗伯特·休斯 | 著 |
| (西方现代艺术名著) | (澳) 欧阳昱 | 译 |
| 女太监 | (澳) 杰梅茵·格里尔 | 著 |
| (西方女权主义杰作) | (澳) 欧阳昱 | 译 |
| 完整的女人 | (澳) 杰梅茵·格里尔 | 著 |
| (西方女权主义杰作) | (澳) 欧阳昱 | 译 |
| 头发的历史 | (美) 罗宾·布莱耶尔 | 著 |
| | (澳) 欧阳昱 | 译 |
| 世界鞋史 | (美) 劳丽·罗勒 | 著 |
| | (澳) 欧阳昱 | 译 |

人文故事系列

- | | | |
|-----------|---------|---|
| 西方历史的故事 | 文聘元 | 著 |
| 西方哲学的故事 | 文聘元 | 著 |
| 西方文学的故事 | 文聘元 | 著 |
| 西方艺术的故事 | 文聘元 | 著 |
| 西方科学的故事 | 文聘元 | 著 |
| 西方地理的故事 | 文聘元 | 著 |
| 西方音乐的故事 | (德) 赫菲尔 | 著 |
| | 李哲洋 | 译 |
| 现代西方历史的故事 | 文聘元 | 著 |
| 现代西方哲学的故事 | 文聘元 | 著 |
| 现代西方文学的故事 | 文聘元 | 著 |
| 现代西方建筑的故事 | 吴焕加 | 著 |

【内容提要】

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出现了许多关键性的人物，喜欢文史的朋友必要了解他们的人生、内心和性情。本书的妙处，正在于从他们的人生探究其斋号室名的内涵，揭示其隐秘的内心世界，进而折射出时代的风云变幻。

绰号，往往是别人起的，反映的是别人眼中的社会形象；斋号室名，却多是自己取的，反映的是对真实自己的定位。后者正如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也是我们走近这些关键人物的捷径。从这个角度说，历史学者吴十洲博士的这本著作，实为应读之书。

◎ 序 言

姓名是一个人最重要的符号。姓,是祖宗遗传下来的,表示血统的承继关系,无法选择;名,就有讲究了,要取得好,取得有意义。因此,世界各国的人都很重视取名,尤以中国人为甚。试看,中国人不仅有名,名之外还有字,有号;字与号之外,又有别字、别号。不仅如此,中国人还喜欢为自己的日常居处所在,例如房、舍、室、堂、斋、馆等起名,它们有时也可以作为主人的代称。因此,纵观史册,中国人的名号少则几个,多至几十个、上百个,乃是一种屡见不鲜的现象。

取名、取字、取号,是一门学问。首先,名与字号之间,要讲究意义上的关联,有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之效。斋号、室名,或反映主人的性格、心态、志向、境遇、情趣,或反映主人的居住环境、时代氛围,就更加有讲究。近人好谈文化,其实,名号之学也是一种文化。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方面,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除了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亚几个国家外,世界其他国家似乎少有这种情况。

人的名号一多,就给历史研究者、文化研究者带来困难。到底谁是谁,谁代表谁呀?这是人们读史籍常常遇到的麻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于是人们编出了别号、室名索引一类的工具书,可以一查便知。但是,这些名号到底意味着什么?主人公为何取此名而非取彼名?却至今少有专书阐释。人们常常只知道某人字某、号某、斋名某、室名某,而不知其所以然。

吴十洲先生的《百年斋号室名摭谈》是一本好书。作者选择了近代中国史上数十位名人,分别叙述他们生平、业绩,其重点则在于阐释这些名人的斋号、室名的含义,使我们由此窥知这些名人思想、性格的某些方面,这是很有意义的。做学问要讲究切入点。关于近世名人的书近年来出得很多,不少书面孔相似,内容雷同。本书使人有独辟蹊径、焕然一新之感,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作者选择了一个好的、不同于一般的切入点。

这一工作并不好做。有些名人,对自己的斋号室名做过解释;有些名人则从未做过任何说明。这就需要广泛阅读,钩沉索隐。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名人们为自己的斋室所取名号,大都渊源有自,反映出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修养和精湛理解,作者要对这些名号做出阐释,就不仅要深入地研究这些名人的生平,而且要深入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所以,我读本书,深知作者用力之勤。这是一项不易做,但又很值得做的工作。中国人为斋室取名发源很早,近世名人的名斋、名室也还有很多,希望作者继续前进,在本书出版之后,能有它的续集问世。

杨天石

2004年5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 前言

中国人为自己的书房起名号，取精用弘，自出机杼。或非精通子史、博雅谐谑之士而不能为；或因其意寓俊逸隽永而势如霞蔚飙起，令人遐想万端；或儒道相济，取今复古，激发后来者“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毋庸置疑，这是一种有趣的人文现象。对这样一种人文现象进行特定的知识形式的分析，即可称之为文化学的表述。有人认为：“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①进入这本书的开端，或可以将其学术意义确定为，以爬梳剔抉为特征的阐释手段，来探索近代史上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斋号室名的种种奇妙现象，并试图对在本书中出现的历史人物展开较深层次的历史背景的分析与说明。

画家潘天寿作《治印谈丛》(1946年)，说：“以斋堂馆阁入印，起于唐李泌‘端居室’三字玉印。”李泌，在唐玄宗时做过皇太子供奉官，历任肃宗、代宗、德宗三朝皇帝的宰相。依潘氏说，印鉴上的斋号室名一定溯源于唐中后期。在他的治印研究中，斋号室名尤见于藏书印与收藏鉴赏印中，如南唐后主的“建业文房”，近代画家赵之谦的“悲盦之考藏金石之记”、“二金蝶堂双勾两汉刻石之记”、“悲盦过眼”等诸印

①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著，纳日碧力戈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页。

亦均属之。明清以降,文人为书房起名字的风气滋盛,其多见于印鉴。明代书画家文徵明曾说:“我之书屋多起造于印上,于此可见。”^①遗存的历代印鉴(包括印鉴拓本)上的斋号室名为此类文化学的阐释提供了实证。

198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由上海博物馆编辑的《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从印鉴款识的角度,对文豪、画伯的遗墨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搜集,保留了大量斋号室名,并且记录了印鉴上斋号室名使用的时间,对于这项研究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史料依据。

然而,文献中的斋号室名恐怕还要早一些。上个世纪30年代,陈乃乾先后编辑了《室名索引》和《别号索引》两部工具书。1957年,中华书局将这两本书合并出版,名称《室名别号索引》,这样一来,就成了一本将室名与别号编纂到一起的工具书。^②编者开卷曰:“古人起室名之风,由来已久,传至明清,愈为盛行,有些作家、艺术家的室名别号,往往多至数十。”其怎样一个过程,《室名别号索引》的编者勾勒得过于简约。见于《室名别号索引》最早的斋号室名有汉代第五伦的“王伯斋”、晋代王子良的“反求斋”等。

又,《渊鉴类函》卷三四六引《晋传》载:嵇含好学,能属文,家在巩县,门曰归厚之门,室曰慎终之室。是“慎终”为其室名。^③《山堂肆考》曰:(东晋人)桓温初于南州起斋,斋中悉绘盘龙,因号“盘龙斋”。这些文献中的记载也许就是早期的斋号室名。

二

在以往的斋号室名中,在已发生过的以历史学记述作载体的一批分散的知识系统和话语(discourse)系统中,其结构是有固定意义

① 潘天寿,《治印谈丛》,《潘天寿美术文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第226页。

② “室名别号”似乎由此而成为一种固定的编辑体例,多有人沿用。

③ 另载《晋书·列传(第五十九)》,中华书局,1974年,第2301页。

的。一般说来，斋号室名的组成可分为两个基本部分。譬如：谭嗣同的“莽苍苍斋”，“莽苍苍”是其前一部分，是自命的专名；“斋”是其后一部分，是作为读书人燕居之所建筑物的名称。就一个完整斋号室名而言，此两个部分都具有意义。为此，我们首先对其后一部分进行必要的阐释。斋号室名中使用的此类建筑名称种类相当丰富。比较通行的就有：斋、室、堂、轩、馆、房、屋、庵（龕）、阁、庐、居、亭、榭、楼、园等。兹简要说明如下：

“斋”字初意为斋戒，意思是古代祭神前洁净身心，以表虔敬。《庄子·人间世》篇有“心斋”之文，曰“惟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夫斋之言齐也，是谓心斋。非使其心虚而不受物，不能使之洁齐，故曰“惟道集虚”。用斋称呼房屋，可能早至汉代，有载京兆第五伦之“王伯斋”，但其意是否确为斋号室名，不得而知，晋王子良的“古斋”也与后来的斋号室名不像是一回事，然而，魏晋以来，燕居之室名斋，即取洁齐之意。用于屋舍称谓，见于《世说新语·言语》，载“（孙绰）斋前种一株松，恒手自壅治之”。斋用来特指书房应是吸收上文所记两方面的蕴意。北宋欧阳修的《画舫斋记》说“今予治斋于署，所为燕安”。其画舫斋应是最初使用斋作书房名的一例。宋代文人的书房号曰“某斋”已成时尚，极为普遍。如苏轼至少就有三个称斋的室名，曰：“思无邪斋”、“雪浪斋”、“静常斋”。另外，有苏辙的“遗老斋”，黄庭坚的“喧寂斋”，米芾的“宝晋斋”，司马光的“种竹斋”等。近现代人物中有：邓廷桢的“双砚斋”、康有为的“逍遥游斋”、邓散木的“三长两短之斋”、赵之谦的“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柳亚子的“风雨闭门斋”、马衡的“凡将斋”、容庚的“颂斋”，等等。可知“斋”应是最常用的，最具书卷气的书房名号用字之一。

“室”应是最早用于书房的名称之一，其字面上比较直白，亦即简洁。“室”在上古时已作房屋之意，《诗经·小雅·斯干》云：“筑室百堵，西南其户。”其后转作内室，《管子·牧民》曰：“言室满室，言堂满堂。”以“室”作称的，如唐中山人刘禹锡写有名篇《陋室铭》，唐人晁采有

“窥云室”，在宋代，苏轼有“德有邻室”、张铤有“诗禅室”等，近现代人物中有梁启超的“饮冰室”、吴昌硕的“芜青亭长青芜室”、黄侃的“繡秋华室”、胡适的“藏晖室”、刘半农“含辉室”等。仅以“室”作称，足见其中的内敛而求取质朴的意味。

“堂”与“室”意思相近，区别在于堂特指前室、正厅，即所谓“登堂入室”。《诗经·唐风·蟋蟀》云：“蟋蟀在堂，岁聿其莫。”《楚辞·招魂》云：“经堂入奥。”《论语·先进》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堂”是最早作斋号室名的用语之一，唐李林甫有“却月堂”，五代人钱缪有“婴兰堂”。宋人以堂作书房名号的一下子多了起来，譬如欧阳修的“平山堂”、“会老堂”，洪适的“企归堂”、“爽堂”、“雅志堂”，司马光的“读书堂”，文同的“墨君堂”，黄庭坚的“永思堂”，米芾的“仰高堂”、“英光堂”，范成大的“北山堂”，等。其间还出现了附以“书”字的某“书堂”，有朱熹的“紫阳书堂”，周敦颐的“濂溪书堂”，等。还有人在“堂”字的前面附加构成“草堂”。明清之际，以堂命名的斋号更是不胜枚举。近现代人物中有：邓廷桢的“青懈堂”，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及“南兰堂”，张之洞的“广雅堂”、“抱冰堂”，罗振玉的“雪堂”，王国维的“永观堂”，张大千的“大风堂”，丰子恺的“缘缘堂”，吴湖帆的“四欧堂”，周作人的“知堂”、“药堂”、“智堂”，顾颉刚的“晚成堂”，冯友兰的“三松堂”，董作宾的“彦堂”，等。“堂”作名号，其字意于古今有相当之变化。如郭沫若本名开贞，以鼎代贞，并附之以堂者，取其音“丁当”，取其意“鼎当”。据卢正言《郭沫若名号别名笔名录》一文的说法：“在感触上，这个别号，实在有点陈而且腐，它的作用就在有意地取其陈腐。因为有意取其陈腐，这才躲过了国民党的文网，遮掩了检查官的耳目。”由此来看，“堂”称在近现代确已具有守成，或曰保守的意味。

“轩”，最初的字意应是一种曲辕有幡的车，为卿大夫及诸侯夫人所乘之车。《左传》闵公二年载：“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注曰：“轩，大夫车。”疏曰：“车有幡曰轩。”或是后来转意为楼板、槛板。《楚辞》中宋玉的《招魂》云：“高堂邃宇，槛层轩些。”注曰：“轩，楼板也。”

《汉书》中已见用轩来说堂之前沿，外周以栏的建筑物。《朱云传》曰：“云攀殿槛。”唐颜师古注：“槛，轩前槛也。”再到后来，“轩”字渐渐有了长廊或小室的意思。晋人左思的《魏都赋》：“周轩中天，丹墀临飏。”注云：“轩，长廊之有窗也。”到宋代，含有“小室”意味的“轩”字受到文人们的青睐，譬如：司马光有“弄水轩”，黄庭坚的“清深轩”，范成大的“说虎轩”，等。明清以后仍有沿用，譬如明王守仁的“静观轩”等。近代人物中有：谭嗣同的“楚天凉雨轩”，张之洞的“退思轩”，王国维的“尚明轩”，等。其字意比较清雅。

“馆”作寓舍之意始于先秦。《孟子·万章下》曰：“舜尚见帝，帝馆甥于贰室。”《孟子·告子下》曰：“可以假馆，愿留而受业于门。”《史记·司马相如传》载《上林赋》曰：“于是乎斋宫别馆，弥山跨谷。”以馆作斋号，在唐代，晁采有“期云馆”，到了明代，文徵明有“停云馆”，算是一种历史呼应。另外，宋代赵伯驹有“蓬瀛仙馆”，元代赵孟頫有“欧渚馆”，明代徐渭有“樱桃馆”，等等。近现代人物中有：谭嗣同的“秋雨年华馆”，刘半农的“灵霞馆”，齐白石的“借山馆”，黄宾虹的“冰上鸿飞馆”，等。另外，“馆”字前加字，有构成“吟馆”、“山馆”、“仙馆”者，也为晚清文人喜用，如阮元的“八砖吟馆”、郭嵩焘的“萝华山馆”等。由于《孟子·告子下》中那句话的影响，以馆作称多少有着授业做先生的意寓在其中。

古代正室的左右的屋称作“房”，即今之厢房。《尚书·顾命》载：胤之舞衣、大贝、鼗鼓，在西房，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东房。《左传》定公六年载：“孟孙立于房外。”此当泛指住房。在“房”字的前面加入“山”字构成“山房”，元明以后不乏其例，斋号多“山房”，人之名号多“山人”、“山樵”，如明人项元汴的“墨林山房”、清人朱彝尊的“红药山房”、邓石如的“铁砚山房”、翁方纲的“塔下山房”等。近代人物中有：林则徐的“云左山房”，陈介祺的“十钟山房”，潘祖荫的“二十钟山房”，等。此中当蕴含一种希冀恬静，归隐山林的感觉。

“屋”，最初当专指住室顶部的覆盖部分。《诗经·小雅·十月之交》

云：“彻我墙屋。”《国语·晋语》曰：“人之有冠，犹官室之有墙屋。”后当泛指房屋。《荀子·儒效》曰：“虽隐于穷阎漏屋，人莫不贵之，道诚存也。”此“漏”通“陋”也。近现代知识分子中颇有喜用者，如：夏丏尊的“小梅花屋”、“平屋”，丰子恺的“小杨柳屋”，等。其意平直，有平民化的意味。并称“书屋”的例子也不少，如清中期人翁方纲的“松竹双清书屋”，近现代人物中有郭嵩焘的“养知书屋”、傅增湘的“报素书屋”、齐白石的“百梅书屋”、吴湖帆的“梅景书屋”等。当专指僻静清明的读书之所。

“庵(龠)”字的古意是圆形草屋。以诂训汉代古籍为对象的《释名》中《释宫室》曰：“草圆屋曰蒲。蒲，数也；总其上而数下也。又谓之庵。庵，奄也；所以自覆奄也。”到了唐宋，已出现文人把自己的书房称“庵(龠)”者。如：唐怀素有称“绿天庵”，宋米芾题其所居为“米老庵”，陆游有“心太平庵”、“老学庵”，司马光有“钓鱼庵”，元倪瓒有“净名庵”，等等。近现代人物中有：阮元的“雷塘庵”、周作人的“苦茶庵”和“苦竹庵”、黄侃的“楚秀庵”，以及端方的“宝华龠”、严复的“尊疑尺龠”、赵之谦的“悲龠”、吴湖帆的“倩龠”等。其中存潇洒出尘，拔俗清高的蕴意。

“阁”字，古人作楼阁，《淮南子·主术》曰：“高台层榭，屋连阁。”此后特指藏书之楼者，如汉藏秘书处有天禄阁、石渠阁。似自宋代民间始有以阁称自家书屋的，如黄庭坚的“摩围阁”、范成大的“天镜阁”，元代画家倪瓒有“清秘阁”。近现代人物中有：刘体智的“小校经阁”，康有为的“大庇阁”，谭嗣同的“寥天一阁”，章太炎的“蓟汉阁”，吴湖帆的“迢迢阁”，等。其中含有一种高雅至上的寓意。

“庐”字作房屋意，始于先秦。《诗经·小雅·信南山》云：“中田有庐。”指田中小屋。《周礼·地官·遗人》曰：“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这里的庐指郊野接待宾客的房屋，正好为文人表示淡泊的心志所用。但用庐命名书房似乎不算久远，元代倪瓒的“蜗牛庐”算是比较早的。近现代人物中有：翁同龢的“瓶庐”，林纾的“畏庐”，吴昌硕

的“岳庐”，黄侃的“量守庐”、“云悲海思庐”，郁达夫的“风雨茅庐”，等。其中蕴涵着一种追溯野逸，复归于朴的志趣。

“居”之古意用作居住之意，如《孟子·梁惠王下》：“昔者大王郊，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荀子·劝学》曰：“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因又作住处。《左传》宣公二年：“问其名居，不告而退。”用于书房名，大约是在宋代，譬如：宋苏轼有“白鹤新居”。近现代人物中有：吴大澂的“双邻居”、王国维的“学学山海居”、杨树达的“积微居”等。其似追求着一种见素抱朴、宁静空明的境界。

“亭”的原意，在秦汉时为行人停留宿食的处所。其制见《汉书·百官公卿表》，曰：“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到了唐代则专指一种有顶无墙的建筑。杜甫诗《题郑县亭子》，云：“郑县亭子涧之滨，户牖凭高发兴新。”又，《陪李北海宴历下亭……》诗云：“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李白也有《宴陶家亭子》诗。用“亭”字命名室号，自唐宋就已出现，如唐司空图有“休休亭”；另如宋欧阳修的“醉心亭”、“丰乐亭”，范成大的“思鲈亭”、“盟鸥亭”，司马光的“浇花亭”，张铉的“味空亭”、“芳草亭”、“宜雨亭”、“美芝亭”、“楚佩亭”、“驾霄亭”、“琼草亭”、“鸥渚亭”、“鲈乡亭”、“拥山亭”等，金元好问的“野史亭”，明方以智的“连理亭”，等。近现代人物中有：康有为的“须弥雪亭”、“纳东海亭”，鲁迅的“且介亭”。其中不乏空灵澹泊，又悠然自得的意味。

“榭”，作建筑在高土台上的木屋。《尚书·秦誓上》曰：“惟官室台榭。”《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官室卑庠，无观台榭。”附带“榭”字的斋号，在近代人物中偶有为之，如梁鼎芬的“红柑榭”、“苔花榭”等。这是突显性灵的一类，却有玄思冥想的痕迹。

“楼”，当指两层以上的房屋。《孟子·告子下》曰：“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荀子·赋》曰：“志爱公利，重楼疏堂。”用于斋号室名或始于宋，如陆游有“荔枝楼”，黄庭坚有“禅月楼”；明代，董其昌有“来仲楼”。近现代人物中有：康有为的“澹如楼”，谭嗣同的“寸碧岑楼”，林

纡的“望瀛楼”，罗振玉的“宸翰楼”，张恨水的“藏稗楼”，柳亚子的“拜孙悼李楼”、“残山剩水楼”、“羿楼”，等。“楼”称大概确指两层以上建筑，似无甚深意。

“园”，原意是四周有篱笆，里面种植花木、蔬菜的地方。《诗经·郑风·将仲子》云：“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后引申为供人休息、游乐或观赏的地方，因其浪漫的含义而用于斋号室名。近现代人物中有：傅增湘的“藏园”，吴昌硕的“芜园”，叶德辉的“郎园”，等。似传达一种有格局的空疏的建筑物群体的形象。

“庄”字的初意大致是四通八达的大路。《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得庆氏之木百车于庄。”《注》曰：“积于六六轨之道。”《文选》南朝宋鲍明达（照）《芜城赋》云：“重江复关之隩，四会五达之庄。”后来用在表示村间别墅上。唐杜甫《杜工部草堂诗笺》二三《怀锦水居止》之二云：“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用在斋号上似始于宋代，譬如洪迈的“云竹庄”。还有所谓“山庄”之复称，如宋李公麟的“龙眠山庄”，近代人物中有郭嵩焘的“梓木山庄”等。亦属野逸之趣的一类。

“精舍”的古意指精神所居之处。《管子·内业》曰：“定心在中，耳目聪明，四枝坚固，可以为精舍。”后有作书斋、集生徒讲学之所者，《后汉书·包咸传》载：“立精舍讲授。”用在斋号室名中似早于宋代，譬如：张铉的“界华精舍”，朱熹的“武夷精舍”、“寒泉精舍”、“沧州精舍”。明代，文徵明有“梅溪精舍”等。近现代人物中有：吴大澂的“五十八壁六十四琮七十圭精舍”，梁鼎芬的“玉泉山隐居精舍”，谭嗣同的“虫虫虫天之微大弘孤精舍”，丁福保的“诂林精舍”，傅增湘的“龙龕精舍”，张大千的“摩耶精舍”等。由于精舍也作僧、道讲经之所，因此，感觉上有一种精神修炼的情结。

另外，还有一些不是很常用的，如：籀（徐世昌的“晚晴籀”、黄宾虹的“竹北籀”、吴湖帆的“丑籀”）、院（康有为的“美森院”）、龕（吴大澂的“郑龕”、苏曼殊的“燕子龕”）、阙（吴湖帆的“三凤阙”）、台（黄宾虹的“青照台”）、舫（康有为的“汗漫舫”）、谿（《说文》：周景王作洛阳谿

台。《尔雅》：堂楼边小屋，此盖小屋连于大屋，体其实则别自为一区也。于省吾有“双剑谿”，以及蓬、巢、舸、檻、蒔、圃、小筑、处、菴、书院、文库、岩、塾、洞、邨、垞，厂、坞、窝^①等名称。

由此可以看出，斋号室名中表明建筑物的部分不仅已逐渐与原有语义相脱离，且转而更多地注重其丰富多彩的寓意、情感与传达特定的文化意味。因此，此名称应不被认定是某一种特定的建筑物形式，而应视其所赋予书斋的特定情感而考察之。

说到室名斋号组成的前一部分，乾隆帝的《三希堂记》或有助于对斋号室名涵义的理解，“三希堂”是乾隆帝为在紫禁城养心殿内的读书精舍作的名号。其缘由如文所述：

内府秘笈王羲之《快雪帖》、王献之《中秋帖》，近又得王珣《伯远帖》，皆希世之珍也。因就养心殿温室易其名曰“三希堂”，以藏之。

为此，乾隆帝感慨道：“夫人生千载之下，而考古论世于千载之上，嘉言上行之触于目而会于心者，未尝不慨然增慕，思与其人揖让进退于其间。”可见于此室名寄托了他怎样的慎终追远的情感。关于“三希堂”的意义，乾隆帝进一步表述道：

然吾之以“三希”名堂者，亦非尽为藏帖也。昔闻之蔡先生^②名其堂曰“二希”，其言曰：“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或者谓余不敢希天，余之意非若是也。常慕希文、希元之为人，故曰二希。”余尝为之记矣。但先生所云非不敢希天之意，则引而未发。予惟周子（周敦颐）所云，固一贯之道，夫人之所当勉者也。孟子曰：“尽

① 宋人邵雍有字号曰“安乐先生”，室名曰“安乐窝”。

② 指漳浦之蔡世远，乾隆帝的师傅。